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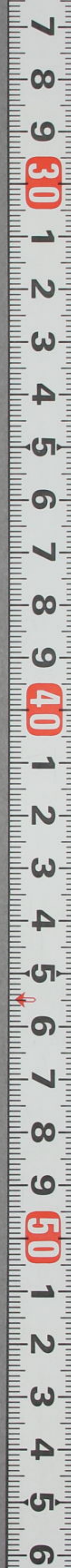


宋槧太平御覽



和装本

1卷3  
403  
145





43  
403  
145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四十一

鱗介部十三

蚌

尚書禹貢曰淮海惟揚州島夷卉服厥篚織貝

又顧命曰大貝鼈鼓在西房大貝如車渠商周傳寶之

毛詩節巷伯曰萋兮菲兮成是貝錦貝錦如

又義疏曰有紫貝質白如玉紫點為文皆行列相當大者

徑一尺七寸今九真交阯以為杯盤寶物也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泉則江生大貝

爾雅曰貝陸居方透在水者蛎科陸異名也貝中肉如

大者鮡謂書大傳曰大貝如車渠車渠小者鮡今細貝亦有

南鮡謂車輒即鮡屬鮡戶郎切小者鮡今細貝亦有

音青玄貝貽貝貝黑色也餘貽音池黃白文以黃為質餘泉白黃

太平御覽 卷九百四十一 一



新念圖書  
此係明治  
卅八年  
月八日  
卅八年  
月八日  
所購以贈  
郎君田實  
所購以贈



13  
403  
145



卷九十四

文以自為質黃為文點今之吧音博而頰頰者中央廣兩

人音困大而險汚險者蟻小而皆說貝之形容皆說貝之形容皆說貝之形容

說文曰貝海介蟲也古者貨貝而寶龜也

汲冢周書王會曰共人玄貝共人吳越之蠻玄貝昭貝也

漢書曰文帝賜尉佗書佗因使者獻紫貝五百

後周書曰步落稽婦人多貫蜃貝以為飾

隋書曰流求國人用鳥羽為冠飾以珠貝

唐書曰吐渾國婦人辮髮縈後綴以珠貝

又曰拂菻國有大貝車渠

淮南子曰商拘文王於羗里於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

下之珍怪得大貝百朋五百為一朋也

山海經曰號山之尾其上多玉魚水出焉其中多文具

又曰邽山濛水出焉中多貝貝甲中肉如科斗但有頭尾

又曰赤水之東有蒼梧之野爰有文具紫貝也

南州異物志曰交阯以南海中有大文具質白文紫天姿

自然不假雕琢磨瑩而光煥爛

六韜曰商王拘周西伯昌於羗里太公與散宜生金千鎰

求珠切以免君罪九江之浦有大貝百馮詩作朋也

鹽鐵論曰教與俗改弊與世易夏后氏以玄貝周人以紫

石

相貝經曰珪延得大貝於昌陽弱泉為五帝瑤器也得拘

委何貝大如輪為文王壽穆王得大紫貝懸其殼於昭陽

觀以消惡霧

又曰瀕水貝可以朗日南海貝如珠可以治水毒也浮貝

投水則浮也管貝使童子愚女子淫

嶺表錄異曰紫貝即研螺也儋振夷黎海畔採以為貨

太平御覽 卷九十四 二 雜錄



南越志曰土產明珠大貝即紫貝也

易說卦曰離為蠱

注曰剛在外也

周官天官甸人曰祭祀供廩蠱蜺以授醢人

蠱蜺也杜子春云蠱蜺音暉

國語曰大夫種謀吳曰今吳大荒其民必移就蒲蠹於東

海之濱必可伐

廣志曰海文蠹數種其大者受一升南人以爲酒杯

魏書曰漢末天下荒亂率乏糧穀表術在江淮取給蒲蠹

民相食州郡蕭條

宋書曰元嘉末魏太武征彭城遣使求酒及甘橘張暢宣

孝武帝命致螺杯雜粽南土所珍

北史曰隋劉臻性好噉螺蜺以音同父諱呼爲扁螺

淮南子曰羸蠹愈燭睨

羸附螺也蠹細長此皆治目之藥

批人無故而求此物者必有蔽其明也

水經曰梓陽貞女峽峽西岸高巖名貞女山山下際有石

如人形高七尺狀女子故名貞女峽古來相傳有數女取

螺於此遇風雨晝晦忽化爲石

山海經曰旬山河水出焉南流注于闕澤其中有此羸

又曰邽山濛水出焉有螺魚身而鳥翼見則其邑大水

搜神記曰謝端侯官人少孤爲鄉人所養年十八恭謹自

守後於邑下得一大螺如三升盆耳將蓋藥中每早至野

還見有飲飯湯火處端疑之於籬外窺之見一少女從籬

中出至竈下燃火便入問之女答曰我天漢中白水素女

天帝哀卿少孤使我權相爲守舍炊煮使卿後得歸當還

去今無故相伺不宜留此忽有風雨而去



徐衷南方記曰馬軻羸大者圍九寸長四寸細者圍七寸長三寸

南州異物志曰鸚螺狀如覆杯頭如鳥頭向其腹視似鸚鵡故以名肉離殼食唯以筋自係於殼飽則入殼中若為魚所食殼乃浮出為人所得質白而文紫

崔豹古今注曰蝸牛宛轉有草紋縛為結似螺

交州異物志曰寄居山羸蟲而長如蠶而脚似蜘蛛大无殼入蠶殼中

又曰螺大者如莒一邊重可為酒器

又曰吒螺着海邊樹上見人吒如人聲可食

又曰蒼螺江東人以為椀假猪螺曰南有之厥為甲香

鄧德明南康記曰平固水口下流數里有螺亭臨江昔一少女曾與伴俱乘小船江漢採螺既逼暮因停沙邊共宿忽聞騷騷如軍馬行須臾乃見群螺張口無數相與為災來

破舍噉此女子同侶諸姬當時惶怖不敢作聲悉走上岸至曉方還但見骨耳收斂喪骨薄埋林際歸報其家經四五日開迹所埋處翻見石冢穹窿高十餘丈頭可受二十人坐也今四面有階道髣髴人家其頂上多螺殼新故相仍鄉傳謂之螺亭

世語曰衛瓘大康永熙中家人炊飯墮地盡化為螺出足而行瓘終見誅

廣五行記曰晉武帝時裴楷家炊黍在甑或變為螺其年楷卒又石崇家稻米化螺崇亦被誅

嶺表錄異曰鸚鵡螺旋尖處屈而朱如鸚鵡嘴故以此名殼上青綠斑文大者可受二升殼內光瑩如雲母裝為酒杯奇而可翫又紅螺大小亦類鸚鵡螺殼薄而紅亦堪為酒器剝小螺為足綴以膠漆



葛龔薦戴昱曰昱年六十二兄弟同居二十餘年及為宗  
老分昱將妻子逃舊業入虞澤結茅為室括穫野豆拾掇  
羸蚌以自振給

易通卦驗曰小雪雉入水為蜃

爾雅曰蜃小者珧珧玉珧也即蚌音遙

說文曰鮑步梗切蚌也結切栗蚌音也

漢書曰漢律會稽獻鮑蟹蟹大蛤也

周書曰成王時具區獻蜃鄭玄注曰

大戴禮曰十月雉入淮為蜃蜃者蒲蘆也

春秋後語曰齊趙將伐燕蘇代為燕說趙王曰今者臣來

過小水見小蚌方出暴而鵲啄其肉蚌合而挾其啄啄也

啄其肉音張角切鵲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見蚌脯蚌脯

下啄音許穢切

亦謂鵲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見死鵲兩不相捨漁父  
得而併擒之今趙具伐燕燕趙久相支以弊其眾臣恐強  
秦之為漁父也故願大王熟計之趙王於是乃止人

魏志曰孔融與韋康書云元將仲將不意雙珠近出老蚌

陳書曰武帝雅尚恭儉膳不過數品私饗曲宴皆用瓦器

蚌盤

唐書曰太宗謂侍臣曰蜃性含水待月而水生不性懷火

因燧而燄發人性含靈待學而成美

墨子曰申屠狄謂周公曰賤人何可薄耶荆之靈珪出於

止不楚之明月出於蚌蜃少家太豪出於汗澤天下諸侯

皆以為寶狄今請退也

淮南子曰季秋爵入大水為蛤爵依屋之雀本飛鳥也隨陽下藏故為蛤

又曰古者剡耜而耕摩蜃而耨剡利也耨插屬也蜃大蛤也



又曰孟冬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為蜃雉陽鳥也三歲而死極陽切陰

故隨陰氣入水為蜃蜃大蛤也

又曰明月之珠出於蚌音蚌珠有夜光之明月生於蚌中

又曰毛羽者飛行之類也故屬於陰日者陽之主也是以

春夏則羣獸除日至而麋鹿解解角也月者陰之宗也是以

月虧而魚腦滅月死而螺蚌痲痲也

又曰古者民茹草飲水採樹木之實食羸蠃之肉時多疹

病毒傷之害

又曰明月之珠蜃蠃之病而我之利虎爪象牙禽獸之利

而我之害我猶人也

又曰蠃象之病人之寶也蠃大蛤中有珠象牙還人以自病故人得以為寶人之病將有誰寶之者乎寶人以利欲為病無人之病

西京雜記曰長安始盛飾鞍馬競加雕鏤或一馬之飾直

百金皆用白蜃為珂紫金為花以飾其上

越地形記曰夏靖荅車茂引論鄞縣書曰其蚌蛤之屬目

所希見耳所未聞

徐衷南方記曰白珠蚌殼長三寸半漲海中深六七丈去

岸四五十里

永嘉郡記曰樂成縣木履山東帶採海門凡海採者皆出

其門故以為名多香螺文蛤之屬

博物志曰東南之人食水之產西北之人食六畜產食水

產者龜蛤螺蚌以為珠味不覺其腥臊也食六畜產者狸

兔鼠雀以為珠味不覺其膻燻也

杜寶大業拾遺錄曰南方林邑有大蚌盈車明珠至寸不

以為貴國人不採

交州異物志曰烏澣山居射翠取羽剖蚌採珠



任昉述異記曰淮水中黃雀至秋化為蛤至春復為黃雀  
五百年化為蜃蛤

嶺表錄異曰珠池簾州邊海中有洲島島上有大池謂之  
珠池每年脩貢珠戶入池採珠皆採老蚌剖而取珠池在  
海上疑其底與海通珠如豌豆大常珠也如彈丸者亦時  
有得徑寸照室之珠卒不可遇也又取小蚌肉貫之以篾  
曝乾謂之珠母容桂人率將脯燒之以薦酒肉也中有細  
珠如梁粟乃知珠池之蚌隨其大小悉胎中有珠矣  
延篤與高義方書曰今茲以五經為鼎籙書傳為俎簋祖  
述堯舜憲章文武未暇蟬也宜勿以為念  
郭璞江賦曰紫虬如渠洪蚶專車瓊蚌晞曜以瑩珠石蚌  
應節而揚葩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四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四十一

鱗介部十四

蛭螿

三蠃

車螯

姑勞

羊蹄

蛤蜊

蚶

烏頭

下來蟻

蠓

蜆

蟹

蛤

蜃

蚌

易通卦驗曰立冬鸞雀入水為蛤  
禮記月令曰季秋之月雀入大水為蛤

汲冢周書王會曰東越海蛤東越則海

三國典略曰周天和元年夏齊冀州人於蚌蛤中得瑤環

一隻

又曰徐之才初遷豫章王綜國常侍隨綜入北有一人患



足跟痛諸醫咸莫能識之才視之曰蛤精疾也得之當由乘船入海垂脚入水中疾者曰實曾如此之才為剖之得蛤子二大如榆莢

淮南子曰土龍致雨鸞鴈代飛鸞春南而鴈秋北也蛤蜊珠龜與月盛衰

呂氏春秋日月者羣陰之本月望則蚌蛤實群陰盈月晦則蚌蛤虛群陰湫夫月形于天而群陰化乎淵

漢武帝內傳曰西王母云仙家之藥有白水靈蛤汝南先賢傳曰周燮字彥祖好潛靖養志唯典籍是樂有先人草廬廬下有陂魚蛤生非身所耕則不食也

南越志曰凡蛤之屬開口聞雷鳴不復閉雲南記曰新安蠻婦人於耳上懸金環子聯貫瑟瑟帖於髻側又繞腰以螺蛤聯穿繫之謂為珂珮

轉物志曰東海有蛤鳥常啖之其肉消盡殼起浮出更薄在沙中岸邊潮水往來碣薄蕩白如雪入藥最精勝採取自死者

崔豹古今注曰鳥鴈常在河邊沙上食沙石悉皆銷爛唯食蛤不銷隨其糞出用以為藥倍勝常者

本草經曰文蛤表文味鹹無毒主除陰蝕惡創五痔大孔盡血生東海

左思賦曰蚌蛤珠胎與月虧全

臨海水土物志曰蚌變似蛤如鯢大

臨海水土物志曰三蠧音宗

臨海水土物志曰三蠧似蛤

車螯



沈約宋書曰廬陵王義真出爲南豫州刺史劉湛爲長史  
義真出時居高祖憂使帳下備膳湛禁之義真乃於齋內  
別立厨帳會湛入煥酒炙車螯湛正色曰公當今不宜有  
此設義真曰且事寒一盃酒亦何傷酒既至湛因起曰既  
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

謝靈運答弟書曰前月十二日至永嘉郡蠓不如鄞縣車  
螯亦不如北海

臨海水土物志曰移角似車螯角移不正名曰移角

臨海水土物志曰姑勞如車螯而殼薄

臨海水土物志曰羊蹄似蚌味似車螯羅江水盧有之

### 蛤蜊

宋書曰王融初爲司徒法曹詣王僧祐因遇沉昭略未相  
識昭略屢顧盼謂主人曰是何年少融殊不平謂曰僕出  
於扶桑人於陽谷照曜天下誰云不知而卿此問何也昭  
略云不知許事且食蛤蜊融曰物以群分方以類聚若長  
東隅居然應嗜此族

淮南子曰若王方捲龜殼而食蛤蜊

抱朴子曰若士所食此必草也又海中自有蛤蜊螺蚌之  
類未加煮凡人所不能噉况君子若士乎

臨海水土物志曰蘆雉似蛤蜊殼小薄耳

唐書曰元和中嶺南節度使崔詠卒宰臣奏擬皆不可上



謂裴度日嘗有諫進海蚶淡菜者詞甚忠正卿可求此人  
與之度出以訪人或有言孔戣諫者度即日以聞乃命之  
廣志曰巨延州以蚶與行估貨易

臨海水土物志曰蚶側徑四尺也  
盛弘之荆州記曰始安郡駭鹿山山上有石室鑿內輒得  
骨并獲蚶

嶺表錄異曰瓦屋子蓋蚌蛤之類也南中舊呼為蚶音于  
頃因盧鈞尚書作鎮遂改為瓦屋子以其殼上有稜如瓦

壠故名焉殼中有肉紫色而滿腹廣人尤重之多燒以薦  
酒俗呼為天齋炙喫多即壅氣背膊煩疼未測其本性也

臨海水土物志曰烏頭似蚶  
烏頭王人曰其味平少燥熱不謂曰烏頭

下來蚶許咸切似  
蛤出海中

臨海水土物志曰下來蚶雖似烏頭各自有種

又曰蚶蛤有似烏頭

臨海水土物志曰越王形似蚶殼赤尾如人爪形

梁書曰何胤初移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  
白魚鮓市漁脯糖蟹以為非見生物疑食蚶蠣使門人議

之學生鍾玩曰鮓之就脯驟於脯申蟹之將糖躁擾彌甚  
仁人用意深懷慘怛至於車螯蚶蠣眉目內闕慙渾沌之

奇獷殼外緘非金人之愷不悴不榮會草木之不若無香  
無臭與瓦礫其何筭故且長充庖廚永為口味竟陵王子

真見玩議大怒汝南周顒與胤書勸令食菜  
茅君內傳曰欲合九轉丹先作神釜取東海左顧牡蠣凡



六物令分等各擣三萬杵  
異物志曰古賁灰牡蠣殼  
臨海水土物志曰蠣長七尺  
南越志曰南土謂蠣為蠟甲為牡蠣合澗洲圓蠣土人重  
之語曰得合澗一蠣雖不足豪亦可以高也  
永嘉郡記曰樂成縣新溪口有蠣嶼方圓數十畝四面皆  
蠣其味偏好  
謝靈運遊名山志曰新溪蠣味偏甘有過紫溪者  
嶺表錄異曰盧亭亭盧循遺類也循昔據黃州既敗餘黨  
奔於海島野居唯食蠟蠣疊殼為牆壁  
又曰蠟即牡蠣也其初生海島邊如拳石四而漸長有高  
一二丈者巉巖如山每一房內蠟肉一片隨其所生前後  
大小不等每潮來諸蠟皆開房伺蟻入即合之海夷盧亭

事者以斧揆取殼燒以烈火蠟即啓房挑取其肉貯以小  
竹筐趁虛市以易醋米盧亭好酒以蠟內犬者鮓為炙小  
者炒食肉中有滋味食之即甚壅腸胃

蛄戶典切

爾雅曰蜃小者曰玼郭璞注曰新燕蛤也江東呼為蛄也

蟹

廣雅曰蟹蛄音尼也其雄曰蝦蟇其雌曰轉帶

山海經曰大蟹在海中蓋千里又女丑有大蟹廣千里

汲冢周書王會曰成王時海陽獻蟹

大戴禮曰蟹二螯八足非鱣之穴而無所寄托者心躁也

孫卿子同

禮記檀弓下曰成人有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臯將為成  
宰遂為之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筐范則冠而蟬有綏



兄則死于皐為之衰

孝經援神契曰蟹二螯兩端傍行螯猶兵也小蟲而欲兩端自衛故使傍行也首書曰解系坐免官以白衣還第闔門自守及張華裴頠之被誅也倫秀以宿憾收系兄弟梁王彤救系等倫怒曰我於水中蟹且惡之況此人兄弟輕我耶此而可忍孰不可忍形苦爭之不得遂害之

又曰劉聰左都水使者襄陵王攄坐魚蟹不供斬於東市三國典略曰周永定元年夏四月齊主禁取蟹蛤之類唯許私家捕魚

淮南子曰夫釋大道而任小數無以異於使蟹捕鼠蟾諸捕蚤不足以禁姦塞邪亂乃逾滋以艾灼蟹筐上內置穴中迺熟走窮穴適能擒鼠

又曰磁石引鐵蟹之敗漆置蟹漆中雖在明知弗能然也

抱朴子曰若蟹之化漆麻之壞酒此不可以理推者也

又曰山中稱無陽公子者蟹也

又曰兵地作蟹者宜急移軍太一在玉帳之中不可攻也

郭子曰皐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盃拍浮酒池中

可了一生哉

國語曰越王召范蠡而問焉曰與子謀吳子未可也今其稻蟹食不遺種其可乎范蠡對曰天應至矣謂稻人事未也

也勤須厲志

世說曰蔡司徒渡江見蜚蜚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委頓吐下方知非蟹後向謝仁祖說此事謝

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為勤學死劉孝標云大戴禮勸學篇曰蟹八足二螯非地蛆之穴無所寄托者用心躁也故爾雅云蝓蟬小者勞即蝓蟬也似蟹而小按今蜚蜚小於蟹而大於蝓蟬爾雅所謂蝓蟬者也然此三物皆入足二螯狀甚相類蔡謨不精其大小食而致弊故云讀爾雅不熟也



永嘉郡記曰安國縣有山鬼形體如人而一脚裁長一尺許好噉鹽伐木人鹽輒偷將去不甚畏人人亦不敢伐木犯之卽不利也喜於山澗中取石蟹伺伐木人眠息便十十五五出就火邊跂石炙噉之嘗有伐木人見其如此未眠之前痛燃石使熱羅置火畔便伴眠看之須臾魍出悉皆跂石石熱灼之跳梁叫呼罵詈而去此伐木人家後被燒委頓不覺其死博物志曰南海有水虫名崩蛤之類也其中有小蟹大如掬焚崩開甲食則蟹亦出食崩合甲蟹亦還入爲崩取以歸始終死不相離又曰蟹漆相合成水神仙服食方云又曰秋蟹壽者無藥可療目相向者尤甚

支中記曰天下之大物北海之蟹舉一螯能加於山身故

在水中

淮南萬畢術曰燒蟹致鼠水後國北蟹搜神記曰晉太康年中會稽郡蟊螟及蟹皆化爲鼠甚衆覆野爲災食稻

述異記曰出海口北行六十里至騰嶼之南溪有淡水清澈照底有蟹焉筐大如笠脚長三尺宋元嘉中章安縣民屠虎取此蟹食之肥美過常虎其夜夢一少嫗語之曰汝噉我知汝尋被噉不屠氏明日出行爲虎所食餘家人殯瘞之虎又發棺噉之肌體無遺此水今猶有大蟹莫敢復犯廣五行記曰元嘉中富陽人姓王於瀆中作蟹斷且往視之見一材頭長二尺許在斷中而裂開蟹出都盡乃治斷出材岸上明且往視之見材復在斷中而裂開如前王又



治斷出材明晨往視所見如初王疑此材妖異乃取籠中  
擔歸去家一二里聞籠中窣動聲王生顧見向材段變成  
一物人面猴身一手一足語王生日我性嗜蟹比嘗入破  
岩鬪食蟹以此相負望君恕我我是山神當相祐助王曰  
汝犯暴人罪自應死何以多言此物曰君何姓名頻問不  
已王終不答去家轉近曰既不放我又不告我姓名當復  
至何許王至家以火焚之土俗謂之山獠知人姓名則能  
爲傷人耳  
又曰軍行地無放生蟹者宜急移吉蟹魚之類水失其性  
則有此孽  
嶺南異物志曰嘗有行海得洲渚林木甚茂乃維舟登岸  
繫於水傍半炊而林沒於水遽斷其纜乃得去詳視之大  
蟹也

嶺表錄異曰水蟹螯殼內皆鹹水自台味廣人取之淡煮  
吸其鹹汁下酒黃膏蟹殼內有膏如黃蘇加以五味和殼  
燂之食亦有味赤母蟹殼內黃赤膏如雞鴨子黃肉白以  
和膏實其殼中淋以五味蒙以細麪爲蟹饅珍美可尙  
紅蟹殼舂紅色巨者可以裝爲酒盃也虎蟹殼上有虎班  
可裝爲酒器與紅蟹皆產瓊崖海邊  
本草經曰蟹味鹹治胷中邪氣熱結痛  
張敞集曰朱登爲東海相遺敞蟹報書曰遽伯玉受孔氏  
之賜必及鄉敞謹分斯貺于三老尊者曷敢獨享之

金澤文庫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四十二

太平御覽

卷九百四十二

八







異物志云擁劍狀如蟹但一螯偏大耳

何遜詩云躍魚擁劍是不分魚蟹也

崔豹古今注曰螿音滑小蟹也生海邊塗中食土一名長

卿其有螿偏大者名擁劍一名執火其螿赤故謂之執火

也俗謂之越王劍

杜寶大業拾遺錄曰吳郡獻蜜蟹二千頭作如糖蟹法蜜

擁劍四瓮擁劍似蟹而小一螯偏大吳都賦所謂烏賊擁

劍是也

鱈螯

祖台之志怪曰會稽山陰東郭氏女先與縣人私通此人  
估還於縣東靈慈橋女往入船就之因共寢接為設食食  
鱈螯食畢女將兩鱈螯上岸去船還來至郭逢人語此女  
已死乃往省之尚未殯也發衾視之兩手各把一鱈螯

嶺表錄異曰螿蚌乃蟹之巨者異者兩螯上有細毛如苔

身有八足鱈蚌則螯足無毛後兩小足薄而闊俗謂之與

蟹有殊其大如升南人皆呼為蟹有大如小楮子者八月

也嶺異誌曰蚌蚌小取遺散殼白外附其背其殼

彭蠡

爾雅曰蠡蟻小者螿螺屬見埤蒼或曰卽彭蠡

晉書曰夏統字仲御會稽永興人也幼孤貧養親以孝聞

睦於兄弟每採摺求食星行夜歸或至海邊拘彭蠡以資

養

搜神記曰晉太康四年會稽彭蠡化為鼠食稻為災一小

崔豹古今注曰彭蠡小蟹也一名長卿

嶺表錄異曰螿蠡吳呼為越蓋語訛也足上無毛堪食吳

越開多以鹽藏貨於市



臨海異物記曰竭朴大於彭蠡殼黑斑有文章螯正赤常以大螯彰曰屈小螯以取食

嶺表錄異曰竭朴乃大彭蠡也殼有黑斑雙螯一大一小常以大螯捉食小螯分以自食

招潮

臨海異物志曰招潮小如彭蠡殼白依潮長背坎外向舉螯不失常則俗言招潮水也嶺表錄異曰招潮守亦彭蠡之屬殼帶白色海畔多潮潮欲來皆出坎舉螯如望故俗呼招潮也

倚望

臨海水土物志曰倚望常起顧睨西東其形如彭蠡大行塗上四五進輒舉兩螯八足起望行常如此唯入穴中乃止

石蝟

臨海水土物志曰石蝟大於蟹八足殼通赤狀鴨卵

蜂江

臨海水土物志曰蜂江如口蟹大有足兩螯殼半如石蝟同不中食也

蘆虎

臨海水土物志曰蘆虎似彭蠡兩螯正赤不中食

石華

臨海水土物志曰石華附石肉淡



會稽地理記曰鄞縣濱多石華

虫蟒上古侯切  
下并亦切

劉欣期交州記曰虫蟒似瑇瑁龜頭鼈身蝦尾色斑似錦  
文大如笠四足漫湖無指甲前有黑珠可以飾物

臨海水土物志曰龜蟒其狀龜形如笠味如鼈可食卵大  
如鴨卵正圓中生噉味美於諸鳥卵其甲黃點注之廣七  
八寸長二三尺有光色

左思吳都賦曰龜鼈鱗鱗

鱗胡遘切

廣志曰鱗似便而負雌而行失雄則不能獨活出交阯南  
海中

吳錄地理志曰交阯龍編縣有鱗形如惠文冠青黑色十  
二足似蟹長五寸腹中有子如麻子取以作醬尤美

裴淵廣州記曰鱗廣尺餘形如熨斗頭如蜣蝦腹下有十  
足南人重之以為鮓

南越志曰漲海口有鱗每過海輒相積於背高尺餘如帆  
乘風而遊

嶺表錄異曰鱗魚其殼瑩淨滑如青瓷盃斂背眼在背七  
口在腹下青黑色腹兩傍為六腳有尾長尺餘三稜如稜  
莖常雌附雄而行捕者必雙得之若槁去雄者雌者即自  
止背負之方行腹中有子如菘豆南人取之碎其肉腳和  
以為醬食之尾中有珠如粟色黃雌者小置之水中即雄  
者浮雌者沈

瑟鱗

臨海水土物志曰瑟鱗與鼈相似

海鰲



臨海水土物志曰海贛如鼃狹後廣前其肉中食亦又多膏

鼃類上音胡

臨海水土物志曰鼃類似鼃蟬腸如羊胃中啖

臨海水土物志曰越王筭

中見仍取之即可心中存來取即入土中

臨海水土物志曰石蚊生附石長三寸如小竹大有甲正

黑中食

臨海水土物志曰陽遂足此物形狀背青黑腹下正白有五足長短大小皆等不知頭尾所在生時躄軟死即乾脆

石蚊去蚊

臨海水土物志曰土肉正黑如小兒臂大長五寸中有腹無口目有三十足如釵股大中食

臨海水土物志曰鼃龐上音迷下音麻相似形大如麋生渤海邊沙

中肉極好噉一枚有三斛膏

臨海水土物志曰土肉魚其類曰土肉正黑如小兒臂大長五寸中有腹無口目有三十足如釵股大中食

爾雅曰鱽大蝦也蝦大者出海長二三丈鬚長數尺今青州呼蝦魚為鱽音鄙

東觀漢記曰馬稜字伯威為廣陵太守奏罷鹽官賑貧羸

薄賦稅蝗蟲飛入海化為魚蝦

王隱晉書曰吳後置廣州以南陽滕脩為刺史或語脩蝦

長一丈脩不信其人後故至東海取蝦鬚長四五尺封以

示脩脩乃服廣州記亦云

示脩脩乃服

示脩脩乃服

示脩脩乃服

示脩脩乃服

示脩脩乃服

示脩脩乃服

示脩脩乃服

示脩脩乃服

示脩脩乃服

示脩脩乃服



金樓子曰舜攝天子有緩耳貫胃之民來獻珠蝦  
世說曰虞嘯父爲孝武帝侍中帝從容謂曰卿在閣下初  
不聞有獻替虞家富近海謂帝望其意對曰天時尚暖魚  
蟹蝦鮮未可致尋有所獻帝撫掌大笑

異物志曰蝦種多螭最大中作脯  
南越志曰南海以蝦頭爲杯鬚長數尺金銀鏤之晉簡文  
以盛酒水及飲酒躍於外筮之曰三旬當後廷有告變者  
果有生子人而犬身

博物志曰東海有物狀如凝血縱廣數丈正方圓名曰鮮  
魚無頭目處所內無腹藏衆蝦附之隨其東西越人煮食  
之

嶺南異物志曰南海有蝦鬚長四五十尺

嶺表錄異曰海蝦皮殼嫩紅色就中腦殼與前雙腳有鉗

者其色如朱余嘗登海峒忽見牕版懸二巨蝦殼頭尾鉗  
足俱全各七八尺首占其一分刺尖利如鋒刃刺上有鬚  
如紅筋各長二三尺前雙腳上有鉗云以此捉食鉗鹿如  
人大指長三尺餘上有芒刺如薔薇枝赤而銛硬手不可  
觸腦殼烘透彎環尺餘何止於盃盃也

北戶錄云滕脩爲廣州刺史有客語脩曰蝦鬚有一丈者  
堪爲拄杖脩不之信故去東海取鬚長四丈以示脩方服  
其異寧蝦大者亦首尾尺餘閩越率取其肉嚮而爲炙又  
渾以鹽藏自然紅色謂之紅蝦貢送白蝦肉薄而白瑩如  
水精廣人偏食之蓋美而毒詢於閩川吳由悉無此類  
嶺表錄異曰南人多買蝦之細者生切綽菜蘭香蓼等用  
濃醬醋先潑活蝦蓋以生菜然以熱飲覆其上就口跑之  
亦有跳出醋碟者謂之蝦生雖俚重之以爲異饌也



王朗荅魏文表曰夫張大網以漉鱸蝦辱九鼎以享鼃龍  
 應璩百一詩曰大龜承衰弊復欲密其羅蚺蜉猶見得何  
 云鱸與蝦鱸與蝦葛翼與張季景書曰夜從劉伯宣舍西垂過龔家無飯噉  
 燭蝦燭蝦臨海水土物志曰海月大如鏡白色正圓常死海邊其指  
 如搔頭大中食謝靈運詩曰挂席拾海月  
 臨海水土物志曰玉蛸似蚌長二寸廣五寸上尖下小其  
 殼中拄炙之味似酒陵龍

臨海水土物志曰陵龍之體黃身四足形短尾長有鱗無  
 角南越嘉羞見之資逐嶺表錄異曰石矩亦章舉之類身小而足長入鹽為乾燒  
 食極美又有小者兩足如帶曝乾後似射踏子故南中呼  
 為射踏子也

玳瑁

嶺表錄異曰玳瑁形狀如龜唯腹背甲有斑點其大者悉  
 似盤蓋本草經云玳瑁解毒兼云辟邪余寄居廣南日見盧亭島  
 人獲活玳瑁龜一枚以獻連帥嗣薛王王令生取背甲小  
 者二片帶於左臂上以辟毒龜被生揭其甲亦甚苦楚後  
 養於使宅後北池伺其揭處漸生復遣盧亭送於海畔或



云玳瑁若生帶之有蠱毒玳瑁甲即自搖動若死無此驗

嶺表錄異曰蠅蠅俗謂之茲夷乃山龜之巨者人立其背

可負而行產潮循山中鄉人採之取殼以貨要全其殼須

以木楔其肉龜吼如牛聲響山谷廣州有巧匠取其甲以

為梳篋盃器之屬

水母

廣志曰水母如羊脬在海中常浮聞人聲沉水底可生切

食其美又其小者兩頭俱有帶黑線浮於浪中

沈懷遠南越志曰海岸開口育水母東海謂之蛇

張茂先博物志曰東海有物狀如凝血廣數尺正方面名

曰水母無頭目所處則衆蝦附之隨其東西南北可煮食

之將水土

異物志曰水母在海汎汎常浮其狀正白常在水上浮也

嶺表錄異曰水母廣州謂之水母閩人謂之蛇其形

乃渾然疑結一物有淡紫色者大如覆帽小者如盃腹下

有物如懸絮俗謂之足而無口眼常有數十蝦寄腹下啣

食其涎浮汎水上捕者或過之即歛然而沒乃是蝦有所

見耳越絕書云海鏡以蟹為腹水母即蝦為目也南中好食之

海鏡

嶺表錄異曰海鏡廣人呼為膏葉盤兩片合以成形殼圓

中甚瑩滑日照如雲母光內有少肉如蚌胎腹中有小蟹

子其小如豆黃而螯足具備海鏡飢則蟹出拾食蟹飽歸

腹海鏡亦飽余曾市得數箇驗之或迫之以火即蟹子走

出離腸腹立斃或生剖之有蟹子活在腹中逡巡亦斃







謹謂塗閉之

春秋考異郵曰二九十八主風精為蟲八日而化風列波激故其命從蟲蟲之為言屈申也

東觀漢記曰永平三年春有司奏立長秋宮以率八妾上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遂登至尊先是數日夢有小飛蟲萬數隨着身入皮膚中復飛去

魏書華佗傳曰廣陵太守陳元龍得疾所苦臂中煩滿面赤不能飯佗持其脉曰府君胃蟲有數升欲成內蝕病食腥物所為也今可去也即作湯二升先飲一升須臾復一升食頃吐出數升蟲長一二寸赤頭皆播半軀皆是生魚膾也

趙書曰前石時淳觚白羌婦產卵大如孟剖之有蟲如巨蟻二足立行

異苑

百四十四

蕭子顯齊書曰王敬則少時於草中射獵有蟲如烏豆集其身臈去乃脫脫處皆流血敬則惡之詣道士卜曰不須憂此埃之瑞也敬則聞之喜故出都自効  
後魏書曰蠕蠕東胡之苗裔也木骨間死于車庶會白號柔然後屬於魏世祿以其無知朕類於蟲故改其號為蠕蠕  
隋書曰田式拜襄州總管專以立威為務所愛奴嘗詣式自事有蟲止其衣袷上揮袖拂去之式以為慢己立棒殺之  
莊子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墟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  
魯連子曰百足之蟲斷而不蹶持之衆也  
淮南子曰凡有血氣之蟲含牙戴角前爪後距有角者觸



有齒者噬有毒者蠹有蹄者跋喜而相戲怒而相害天之  
性也毛曰百蟲之蟲而不一又曰故草食之獸不疾易敷疾水居之蟲不疾易水行小  
變而不失常故水易水易草食故食草水居又曰太陰所在螫蟲首穴處鵲巢以鄉為戶  
又曰水食者善游能寒魚龍之土食者無心不惠又曰介蟲之動以固介甲龜龍之貞蟲之動以毒螫  
又曰山有猛獸林木為之不斬園有螫蟲藜藿為之不採  
又曰慕惡者猶宵蟲之赴明燭學惡者猶輕埃之應飄風

也

孫卿子曰肉腐出蟲魚枯生蠹

論衡道蟲篇曰變復之家謂蟲食穀者吏貪狼所致也蟲  
頭赤者武官黑者文吏按蟲頭赤身白頭黑身黃復應何  
官耶今蟲食五穀則為災桂蠹桑蝎不恠何也桂中藥桑  
給蠶何可不恠書卷不舒衣篋不懸皆生蟲也此復關何  
吏耶又曰司南之杓投於地其柄南指魚肉之蟲集地北行自  
然之性也世本曰廩君乘土船至鹽場鹽水神女子止廩君廩君不  
聽鹽神為飛蟲諸神從而飛蔽日為之晦廩君不知東西  
所當七日七夜使人以青縷遺鹽神曰縷此與爾俱生鹽  
神受縷而縷之廩君應青縷所射鹽神死天則大開



崔豹古今注曰光武建武六年山陽有小蟲皆類人形甚  
 衆明日皆懸樹枝而死  
 搜神記曰東陽劉寵北征將炊飯盡變為蟲又家人蒸炒  
 亦化為蟲火愈猛而蟲愈壯寵遂見誅仲興書又載  
 廣五行記曰漢武帝幸甘泉宮馳道中有蟲赤色頭目鼻  
 盡具觀者莫識帝使東方朔視之對曰此秦時拘繫無辜  
 衆庶愁死咸仰首歎曰怪哉故名怪哉此必秦之獄庭朔  
 又曰凡憂者得酒而解以酒沃之當消於是取蟲致酒中  
 須臾糜散  
 相譚新論曰睢陵有董仲君好方道嘗坐重罪繫獄佯病  
 死數日毀蟲出而復活

蟬

易通卦驗曰遘上九候蟬始鳴不鳴國多妖言蟬應期鳴

言語之象今失節不鳴鳴則失時故多妖言

毛詩蕩之什曰咨汝殷商如蜩如螗注蜩蟬也

毛詩疏義曰鳴蜩蟬也宋衛謂之唐蜩陳鄭云蜩海岱之

間謂之蟬通語也

禮記月令曰仲夏之月蜩始鳴季秋之月寒蟬鳴

又檀弓曰范則冠而蟬有綏蟬也綏謂蜩

爾雅曰蜩蜩夏小正曰蜩具蟬呼為胡蟬蜩江南謂之蟬

蜩音蜩蜩如蟬而小方言云有文者謂蟬茅蜩江東為

青而小蟬者為馬蟬寒蟬月令曰寒蟬鳴蟬音綿

孝經援神契曰蟬無力故不食

周書曰夏至又五日蜩始鳴不鳴貴臣放逸立秋之日寒

蜩鳴不鳴人臣不力爭

梁書曰朱异為通事舍人後除中書郎時秋且始拜有飛



蟬正集昇武冠上時咸謂蟬珥之兆  
又曰何戢為吳興太守頗好畫扇宋孝武賜戢蟬雀扇善  
畫者顧景秀所畫時吳郡陸探微顧寶先皆能畫歎其巧  
絕戢因王晏獻之上令晏厚酬其意

後周書曰宣帝汰侈既自比上帝不欲令人同己嘗自帶  
綬及通天冠加金附蟬嶺見侍臣武弁上有金蟬及王公  
有綬者並令去之

莊子曰仲尼適楚出遊林中見痾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  
尼曰巧乎有道耶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

失者錙銖累二丸於竿頭是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所  
失者錙銖用手足亭審也愈少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厥株拘吾執臂

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  
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不得遺彼故

又曰鵬之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

以六月一息者也蜩與鸞鳩笑之曰我決處而飛搶榆枋  
而止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奚以九萬里而圖南為也

孫卿子曰曜蟬者務明其火振其樹若火不明雖振樹無  
益人有明德則天下歸之若蟬歸明火也又見呂氏春秋

淮南子曰孟秋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寒蟬青蟬也蟲  
又曰蟪蛄不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自然之音也

然如也  
又曰蠶食而不飲二十二日而化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

蛻蛻下說苑曰吳王欲伐荆告其左右曰敢有諫者死舍人有少  
孺子者欲諫不敢則懷丸操彈於後園露沾其夜如是者

三旦吳王問于來何若沾衣如此對曰園中有樹其上有



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螂在其後也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蟬而不知黃雀在其旁也黃雀延頸欲啄螳螂而不知彈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務欲得其前利而不顧其後之有患也吳王曰善哉乃罷其兵

論衡曰王充建武三年生為小兒不妄狎儕倫不掩雀捕蟬

鹽鐵論曰以所不覩不信人若蟬之不知雪

揚雄方言曰蟬楚謂之蜩宋衛之閒謂之蟪蜩江有呼為蟪蜩也

陳鄭之閒謂之蜩蜩蜩音良秦晉之閒謂之蟪海岱之閒謂

之蜩齊人呼為蜩音枝其小者謂之蟪或謂之蟪音馬按爾雅非

別名蜩馬也其小者謂之陵蜩如蟪而小青色今有文者

謂之蟪蟪爾雅云蟪其雌謂之正切一大而黑者謂之蟪

音黑而赤者謂之蜩蜩音雲蜩謂之茅蜩江東呼蟪謂之寒

蜩開蜩也按爾雅以蜩為寒蟬月令亦曰寒蟬鳴即寒蟬

詳據也寒蟬寒蟬也此諸蟬名通出爾雅而多駁錯未可

似蟬而小蟪音應崔豹古今註曰牛亨問董仲舒曰蟬為齊女何答曰昔齊

王后怨王而死尸變為蟬登庭樹嘒嘒而鳴王悔恨之故

曰齊女怨王而死尸變為蟬登庭樹嘒嘒而鳴王悔恨之故

又曰貂蟬胡服也貂者取其有文而不煥外柔而易內剛

而勁也蟬者取其清虛而識時變也在位者有文而自耀

有武而不示人清虛自牧識時而動也

曹大家蟬賦曰吸清露於丹園抗喬枝而理翮崇皇朝之

輝光映豹豹而灼灼

陸雲寒蟬賦曰昔人稱雞有五德而作賦焉至於寒蟬才

齊其美獨未之思而莫斯述夫頭上有幘則其文也含氣

飲露則其清也黍稷不享則其廉也處不巢居則其儉也



應候守常則其信也加以冠冕取其君子則其操可以事君可以立身豈非至德之蟲哉且攀木寒鳴食土所歎余昔僑處竊有感焉公侯常伯乃身紆紫黻手執龍淵俯鳴佩玉仰撫貂蟬於上盧之多士光帝皇之侍人騰儀像於雲門望景耀乎通天邁休聲之五德豈鳴雞之獨珍傳玄蟬賦曰美茲蟬之純潔稟陰陽之微靈

傳咸粘蟬賦曰櫻桃其為樹則多蔭其為果則先熟故種之於廳所之前時以盛暑逍遙其下有蟬鳴仰而見之故命粘取以弄小兒退惟當蟬之得意於富貴而不虞禍之將來也王前賦曰變我蟬登蟬蟬而鳴王詩曰蟬鳴韓詩曰雞鳴讒人也匪雞則鳴蒼蠅之聲韓詩曰雞鳴蟬聲相似也毛詩甫田曰青蠅大夫刺幽王也營營青蠅止于樊蠅之為蟲

汗白使黑汗黑使白豈弟君子無信讒言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喻使人變亂善惡也漢書曰成帝建始元年六月青蠅萬數集未央宮殿中朝者坐服度曰公卿以下朝會坐也

又曰昌邑王賀夢青蠅矢積西階可五六石以屋版瓦覆發視之青蠅矢也以問龔遂遂曰陛下之側讒人眾多願皆放逐之賀不用其言卒至於廢也大青於大和于市曰東觀漢記曰光武與隗囂書曰蒼蠅之飛不過三數步托驥之尾得以絕羣後漢書曰楊章為杜喬李固薦為平原令後喬固被刑章行赴洛見喬固暴屍坐其旁驅逐蠅蟲魏略曰王思正始中為大司農性急嘗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如是再三思怒自趨逐蠅不能得還取筆擲



地踏壞之  
 張勃吳錄曰曹不興帝使畫屏風筆落素便黠為蠅帝疑  
 生乃彈之  
 前秦書曰苻堅欲赦與王猛苻融議甘露堂悉屏左右堅  
 親為赦文有大蒼蠅集于筆端驅而復來俄而長安街巷  
 人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堅驚曰禁中無屬耳之垣  
 事何從泄也勅窮之咸言有一小兒衣青衣大呼于市曰  
 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歎曰其向蒼蠅乎  
 梁書曰昭明太子食中頻得蠅蟲之類密置拌邊恐厨人  
 獲罪不令人知見

北史曰庫狄伏連居室患蠅杖門者曰何故聽入  
 唐書曰武儒衡為中書舍人元稹知制誥儒衡一日因會  
 食公堂有蠅集瓜上忽發怒命擊去之曰適從何所來而

邊集此

淮南子曰夫江河之腐肉不可勝數也然祭者汲焉大也  
 一盃酒蠅漬其中匹夫弗嘗小也

韓子曰以火去蛾蛾愈多以魚毆蠅蠅愈至

呂氏春秋曰以狸致鼠以冰致蠅

揚子法言曰或問蒼蠅紅紫蒼蠅間乎白黑紅紫似朱而  
 非朱也

論衡曰清受塵白受垢青蠅所污常在練素也犬羣吠吠  
 所惟也

虞翻別傳曰翻放棄南方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非獲罪  
 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為弔客天下一人知  
 己者足以不恨

崔豹古今注曰蠅虎蠅狐也形似蜘蛛而色灰白善捕蠅



一名蠅蝗一名蠅豹蠅飛出江河蟻類而食之揚雄方言曰蠅東齊謂之羊陳楚之閩謂之蠅自關而西秦晉之閩謂之蠅西典時天以青蠅試軍容天不一人賦廣五行記曰魏吏部尚書何晏嘗夢青蠅數十頭來自鼻上驅之不肯去以問管輅輅曰鼻者天中今有青蠅是惡而來集之位峻者顛輕豪者亡不可不思之至明年何晏及鄧颺皆伏誅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四十四

此卷之末也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四十五

蟲豸部二

蚊

蚋

蟬

蠛蠓

蝴蝶

螢

螟蛉

蠹

說文曰秦謂之蚋楚謂之蚊

大戴禮夏小正曰丹鳥羞白鳥

白鳥蚊也

漢書曰中山靖王朝天子置酒聞樂聲而泣問其故靖王

對曰臣聞衆煦漂山聚蚊成雷

後漢書曰趙炳有道術人服從者如歸章安令惡其感衆

收殺之人爲立祠室於永康至今蚊蚋不敢入也

晉書曰道安曰猛虎當道食不覺蚊蚋來

唐史曰江東有吐蚊鳥夏夜鳴吐紋於蘆荻中湖湘尤甚



晏子曰東海有蟲巢蚊睫乳而不飛蚊不驚名曰焦冥  
列子曰江浦之間生麼蟲也麼細名曰焦螟群飛而集於蚊  
睫弗相觸也  
又曰焦螟生於蚊睫離珠子羽拭眼而望弗能見也  
莊子曰夫愛馬者以筐盛屎以蜃盛溺適有蚊蚋撲緣而  
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胷  
又曰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肩吾曰  
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民孰敢不聽而化接輿曰  
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繫河而使蚊負山也  
又曰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  
四方易位矣蚊蚋嚙音膚則通霄不寐矣  
淮南子曰夫貴賤之於身也猶條風之時麗也時麗忽毀  
譽之於己也猶蚊蚋之一過也

又曰蜂蠆螫指而神不能撓音蠹音而性不  
能平今憂患之來嬰人心也非直蜂蠆之螫毒而蠹之  
音憯音也而欲靜漠虛無奈何哉  
牟子曰昔公明儀為牛彈清角之操伏食如故轉為蠹蚋  
聲則翹尾而躡蹠  
夏侯子曰一蠹之行一蚊之飛聖人皆知之  
金樓子曰荊州高齊盛夏之月無白鳥余亟寢處於其中  
及移餘齋則聚蚊之聲如雷矣數丈之閒如此之異吁可  
怖哉  
又曰白鳥蚊也齊相公卧於柏寢謂仲父曰吾國富民殷  
無餘憂矣一物失所寡人猶為之於邑白鳥營飢而求飽  
寡人因之開翠紗之帳進蚊子焉其蚊有知禮者不食公  
之肉而退其蚊有知足者噍音切音立公之肉而退其蚊有不



知足者遂長噓短吸而食之及其飽也腹腸爲之破潰公  
曰嗟乎民生亦猶是矣  
孝子傳曰吳猛年七歲時夏日伏於母牀下恐蚊蚋及父  
判  
蕭廣濟孝子傳曰鄧展父母在牖下卧多蚊展伏牀下以  
自當之  
神異經曰南方蚊翼下有小蜚蟲焉目明者見之每生九  
卵復成九子蜚而俱出蚊遂不知  
論衡曰蚊蚋不如牛馬之力牛馬困於蚊蚋蚊蚋有勢也  
搜神記曰吳猛性至孝小兒時在父母邊卧夏時多蚊蚋  
而終不搖扇恐蚊蚋去己而及父母  
嶺南異物志曰嶺表有樹如冬青實生枝間形如枇杷子  
每熟卽拆裂蚊子群飛唯皮殼而已土人謂之蚊子樹

嶺表錄異曰蚊母鳥形如青鵝喙大而長於池塘捕魚而  
食每叫一聲則有蚊蚋飛出其口俗云採其翎爲扇可辟

蚊子

亦呼爲吐蚊鳥

蚋

晉書曰惠帝時洛陽南山有蚋作聲曰韓屍識者以爲韓  
氏將屍戮俄而韓謚被誅

淮南子曰蚋最積血以類推之也

許慎曰蚋食血

又曰蚋與驥致千里而不飛無糗糧之資而不飢

又曰上古之時冬日則不勝霜雪霧露夏日則不勝暑熱

蟲蚋

梁書曰梁武丁貴嬪諱令光譙國人也初貴嬪少時與鄰

女月下紡績諸女並患蚊蚋而貴嬪弗之覺也



又曰孫謙居身儉素牀施蘧蔭屏風冬則布被莞席夏日無幃帳而夜卧未嘗有蚊蚋人多異焉列子曰日將眇者先睹秋毫耳將聾者先聞蚋飛淮南子曰涵牛之鼎沸而蠅蚋弗敢入涵牛受一崑山之玉填也真式也而塵垢弗能汗也又曰羊肉不慕蟻蟻慕於羊肉羶也醯酸不慕蚋蚋慕於醯酸也呂氏春秋曰雀驢黃蚋聚之有酸也羹徒水則必不可以狸致鼠以冰致蠅雖上聖不能以茹魚致蠅蠅愈至具以致之之道不去也居反

蜉蝣

毛詩曹蜉蝣曰刺奢也蜉蝣之羽衣裳楚楚蜉蝣渠略也朝生夕死猶有羽翼以自脩飾楚楚鮮明貌

爾雅曰蜉蝣渠略

似蝓蛸身狹而長角黃黑色叢生糞土中朝生暮死猶好啖之

說文曰秦晉之閒謂蜉蝣為渠略

郭璞注曰似天牛而小有甲也

又曰螻

略蟲也一名蜉蝣朝生暮死

陸機毛詩疏義曰蜉蝣方土通謂之渠略似甲蟲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山令人瘳炙噉之美於蟬也樊光曰是糞中蝎蟲隨雨而出朝生而夕死淮南子曰龜三千歲蜉蝣不飲食三日而死以蜉蝣為龜憂養生之具必失之廣忘曰蜉蝣可燒啖美於蟬蜉蝣在水中翕上尋死隨流而去傳咸蜉蝣賦曰讀詩至蜉蝣感其雖朝生夕死而能修其翼可以有興遂賦之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蟋蟀候秋吟蜉蝣出以陰

**蠓蠓**

爾雅曰蠓蠓小蟲似蝸喜亂飛

漢實錄曰周太祖軍至北郊時慕容彥超自負沉勇謂上曰北來都將臣盡諳知以臣觀之蜉蝣蠓蠓耳

列子曰朽壤之土春夏之月蠓蠓者因雨而生見陽而死莊子曰孔子問老聃之言出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歟醯雞者甕中之蠓蠓也

淮南子曰衰世則聚蟲滿野許慎曰飛蟲蠓蠓

抱朴子曰蠓蠓之育於醯酢芝朮之產於木石蛄蠃之滋於洿澤翠蘿之老於松枝非彼四物所創造也

字書曰蠓蠓小蟲風春雨禮者也

**蝴蝶**

北齊書曰魏收嘗在洛京輕薄尤甚人號云魏收驚蛺蝶

文襄曾遊東山令給事黃門侍郎等宴文襄曰魏收博才無官適須出其短往復數番收忽大唱曰揚遵彥理屈已

倒遵彥從容曰我綽有餘暇山立不動若遇當塗恐翩翩遂逝當塗者魏翩翩者蝶也文襄先知之大笑稱善

梁書曰沉麟七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明如故抄寫火下緝書復成二三千卷滿數十篋時人以爲養身靜嘿所致仍

製黑蝶賦以寄意漢實錄曰右監門衛大將軍許遷言臣奉命博州至博平

縣戴村有蝶彌亘數里一夕言並化蝶飛去列子曰鳥足以其根爲蜻螬其葉爲蝴蝶

莊子曰昔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不知周也俄覺則瞿瞿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周



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謂物化

抱朴子曰鬚孺背千金而逐蚊蝶越人奔八珍而甘龜蛇  
金樓子曰陳思之文辭才之俊也而武帝誅之尊靈永蟄  
明帝頌云聖體浮輕浮輕有似於胡蝶永蟄頗擬於昆蟲  
施之尊極不其蚩乎

崔豹古今注曰蚊蝶一名野蛾一名風蝶東人謂為撻來  
色白背青者是也其大有如蝠蝠者或黑色或赤斑名曰  
鳳子一名鳳車一曰鬼車生江南甘橘園中

廣五行記曰晉安帝義熙中烏陽人葛輝在妻家宿三更  
有兩人把火逕至階前疑是惡人便打之欲下杖悉化為  
蝶蟻紛飛散有一物衝輝腋下便打倒地輝少時而死  
嶺南異物志曰嘗有人浮南海泊於孤岸忽有物如蒲帆  
飛過海將到舟邊以物擊之如帆者盡破碎墜地視之乃

蚊蝶也海人去其翅足秤之得肉八十斤噉之極肥美  
嶺表錄異曰鶴子草蔓上春生雙蟲只食其葉越女收於  
粧奩中養之如蠶摘其葉飼之蟲老不食而蛻為蝶蝶赤  
黃色婦女收而帶之謂媚蝶

螢

毛詩幽七月曰町疇鹿場熠燿宵行螢火也  
大戴禮夏小正曰丹鳥羞白鳥丹鳥也者謂丹良也白鳥  
也者謂蚊蚋也其謂之鳥者重其養也凡有翼者為鳥羞  
也者進也

禮記月令曰季夏之月腐草為螢  
爾雅曰螢火即炤夜飛腹下有火音照  
廣雅曰景天螢火燐也  
續音陽秋曰車胤字武子好學不倦家貧不常得油夏月



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夜繼日焉  
後漢書曰光熹元年秋張讓段珪劫少帝及陳留王協走  
小不津帝與王夜步逐螢火光行數里得民家露車共乘  
還宮

隋書曰大業十二年煬帝幸景華宮徵求螢火得數斛夜  
出遊山而放之光遍巖谷  
崔豹古今注曰螢一名輝夜一名景天一名熠燿一名燐  
一名丹良一名夜光一名宵燭腐草為之食蚊蚋焉  
月令丹鳥羞白鳥白鳥即蚊也丹鳥螢也

說文云秦人謂蚊曰蚋  
淮南萬畢術曰螢火却馬注云取螢火裹以羊皮置土中  
馬見之鳴却不敢行  
祖台之志恠曰昔懷帝永嘉中譙國丁祚渡江至陰陵界

時天昏霧在道北有社見一物如人倒立兩眼垂血從額  
下聚地兩處各有升餘祚與從弟齊聲喝之滅而不見立  
處聚血皆化為螢火數千枚縱橫飛起

本草經曰螢一名夜光一名朗照一名熠燿

潘岳螢火賦曰爛若飛電之霄遊燿音如移星之雲流動

集飄揚灼如隨珠熠燿若丹藥之初葩影類若流金之在

沙

傅咸螢火賦曰余曾獨處夜不能寐顧見螢火意遂有感  
於是執以自炤而為之賦其辭曰感詩人之攸懷兮覽熠  
燿於前庭不以姿質之鄙薄兮欲增輝乎太清雖無補於  
日月期自竭於陋形

螟蛉

毛詩節小宛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  
螟蛉桑蟲也蜾蠃蒲  
盧也負持也箋云蒲



盧取桑蟲之子負持而去煦嫗養之以成子

毛詩義疏曰螟蛉似步屈其色青細小或在草葉上土蜂取之置木穴中或書卷間筆筒中七日而成其子里語曰

呪云象我象我陸機毛詩義疏曰螟蛉捷為文學舍人口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

郭璞注方言曰尺蠖又呼步屈其色青而細小或在草木葉上今螺贏所負為子者

爾雅曰螟蛉桑蟲也俗亦謂桑蠶亦曰戎女

爾雅曰螺贏蒲盧也郭璞注曰細腰蜂也俗呼為蠪蟪音咽翁

陸機毛詩疏義曰螺贏土蜂一名蒲盧似蜂而小腰故許慎云細腰也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筆筒中七日而化其

子里語曰呪云象我象我也

禮記中庸曰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蒲盧螺贏土蟲也取螟蛉而化之以為子為政化百姓亦如蒲盧也故為政在人

揚子法言曰螟蛉之子殪而逢螺贏祝曰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肖類也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四十五







子係衆多也螽斯羽說說兮螽斯也  
毛詩幽七月日五月斯螽動股斯螽也

與志曰螽斯

陸機毛詩疏義曰尔雅云螽斯宜龍蛸相魚也楊雄云

春黍也幽州謂之春箕角長青色斑黑其股似瑇瑁文五

月中以兩股相磋作聲聞數十步

毛詩題綱曰螽斯名蛸蛸一名春黍似蝗而小青色長股

而鳴喻后妃之性不妬忌子孫衆多

尔雅曰螽音螽蛸郭璞注曰蛸蛸也俗呼螽蛸

蝙蝠

春秋運斗樞曰搖光攜則服翼兩頭並翔廢江淮山瀆之

祠搖光不明服翼九足服翼附鼠也

孝經援神契曰蝙蝠伏匿故夜食

爾雅曰蝙蝠服翼也

齊人呼為蠖蠖或謂之仙鼠職墨二音

抱朴子曰千歲蝙蝠色如白雪集則倒懸腦重故也此物

得而陰乾末服之令人壽四萬歲

玄中記曰百歲伏翼其色赤止則倒懸千歲伏翼色白得

食之壽萬歲

水經曰交州丹水亭下有石穴甚深未嘗測其遠近穴中

蝙蝠大者如鳥多倒懸得而服之使人神仙

荆州記曰宜都夷道縣有石穴穴中有蝙蝠如鳥多倒懸

崔豹古今注曰蝙蝠一名仙鼠又曰飛鼠五百歲則色白

腦重集物則頭垂故謂為倒挂鼠食之得仙

幽明錄曰淮南郡有物鼠人髮太守朱誕曰吾知之矣多

置穉音離以塗壁夕有數蝙蝠大如雞集其上不得去殺之

乃絕屋簷下已有數百人頭髻



范汪治瘡方曰蝙蝠七枚合擣五百下發日雞鳴服一丸  
 禹中一丸遇發乃與粥清一升耳藥其土不拆去時  
 毛詩節正月日哀今之人胡為虺蜴蜴蜥也虺蜴之性見人則走  
 陸機毛詩疏義曰蜴一名榮原水蜴也或謂之虺蜴音蛇  
 醫如蜥蜴青綠色大如指形狀可惡也蜥蜴也  
 春秋考異郵曰土勝水故守宮食薑宋均曰守宮生於土薑藏物屬坎水也  
 爾雅曰蠖蜥蜥蜴蜥蜴轉相解傳異  
 漢書東方朔傳曰武帝置守宮盆下使射之朔曰臣以為龍又無角謂之為蛇又有足跛跛脉脉善緣壁若非守宮即蜥蜴上曰善賜帛十匹  
 抱朴子曰謂蜥蜴為神龍者非但不識神龍亦不識蜥蜴又曰沙磧無量而珠璧甚夥鴟隼屯飛而鸞鳳罕出虺蜥

盈數而虺龍希覲  
 王充論衡曰禹南濟於江黃龍負舟舟中人人五色無主禹乃笑而稱曰我受命於天竭力以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視龍猶蠃蜴也龍去而亡患  
 揚雄方言曰秦晉西夏謂之守宮其在澤者謂之蜥蜴南楚謂之蛇蠃或謂之蠖蜥北燕謂之祝蜴桂林之中謂之守宮人而能鳴者謂之蛤蜊  
 許慎說文曰榮蜥蛇蠃以注鳴者在壁曰蠃蜴在草曰蜥蜴蜥蜴守宮也  
 淮南萬畢術曰守宮塗臍婦人无子取守宮一枚置囊中及蚘衣以新布密裹之懸於陰處百日治守宮蚘衣分等以唾和之塗婦人臍磨令溫即无子矣  
 又曰守宮飾女臂有文章取守宮新合陰陽者牝牡各一



藏之甕中陰乾百日以飾女臂則生文章與男子合陰陽  
輒滅去  
又曰取七月七日守宮陰乾之治合以井花水和塗女人  
身有文章則以丹塗之不去者不淫去者有奸  
徐懷遠南越志曰成陽縣樹多守宮大者能鳴謂之蛤蜊  
郭義恭廣志曰守宮鱗色如蛇而四足似蠶蛭有尺餘蠶  
蛭有屋壁間者有草野者有石上者  
博物志曰蜥蜴或蠶蛭以器養之食以朱砂體盡赤所食  
滿七斤擣萬杵以點女人支體終身不滅故號曰守宮  
崔豹古今注曰蠶蛭一曰守宮一曰龍子善於樹上捕蟬  
食之其長細五色者名爲蜥蜴其短大者名爲蝮蠧一曰  
蝮蠧大者長三尺其色玄紺善魅人一曰玄蠧一名綠蠧  
曹叔雅異物志曰魚跳躍則蜥蜴從草中下稍相依近便

其浮水上而相合事黃魚還水底蜥還草中  
干寶搜神記曰淮南書佐劉雅夢見青蜥蜴從屋棟落其  
腹內因苦腹痛  
夢書曰守宮爲寡婦着垣牆也夢見守宮憂寡婦人也  
吳氏本草經曰石龍子一名守宮石蜴一名山龍子  
楊子雲解嘲曰今子乃以鷄梟而咲鳳皇執蠶蛭而嘲龍  
龍不亦病乎

蜥蜴

爾雅曰蜥蜴蜥蜴也

郭璞曰黑甲蟲敵糞者也

張揖廣雅曰天柱蜥蜴也

一作天社

許慎說文曰蜥蜴一曰天柱

衝波傳曰蜥蜴無鼻而聞香

抱朴子曰玄蟬潔飢不羨蜥蜴穢飽



郭義恭廣志曰交州無蛭蝮  
崔豹古今注曰蛭蝮能以土包糞轉而成丸莊周所謂蛭  
蝮之智在於轉丸者也蛭一名蛭蝮一名弄丸一名轉丸  
夢書曰蛭蝮為憂財輔以行者夢見蛭蝮憂財糧也

白魚

爾雅曰蟬

音淫

曰魚也

衣書中蟲一名蛭魚音丙

張揖廣雅曰白魚蛭魚也  
齊書曰明帝初有疾無輟聽覽羣臣莫知及疾篤勅臺省  
府署求白魚以為藥外始知之  
本草經曰白魚一名衣魚治婦人疝疝小便不利小兒頭  
中風項彊皆宜摩之生咸陽  
吳氏本草經曰衣中白魚一名蟬

范汪方曰治小便不利取白魚二七搗之令糜爛分為數  
丸頓服之即通也

易通繫卦曰螳螂搏蟬之蟲乘寒而殺物自隱蔽而有所  
害捕搏之象也

周書時訓曰芒種之日螳螂生不生是謂陰息

韓詩外傳曰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  
曰此何蟲對曰此螳螂也為蟲知進而不知退不量力而  
輕就敵公曰此為天下勇士矣迴車避之勇士歸焉淮南子同  
又曰楚莊王將伐晉告士大夫有諫者死孫叔敖曰臣園  
中有榆榆上有蟬蟬方奮翼悲鳴不知螳螂在後欲攫而  
食之螳螂方取蟬不知黃雀在其後也  
禮記月令曰仲夏之月螳螂生蔡邕月令章句曰螳螂蟲名食蟬殺蟲



鄭禮記注曰螳螂螳螂母也王瓚曰尔雅云莫貍螳螂同類物色也今沛魯以南謂之螳螂燕趙之際謂之食肌齊究以東謂之馬敷

爾雅曰莫貍螳螂螳螂有斧蟲江東呼為螳螂音謀貍戶各反不過螳螂螳螂別名其子蟬蛸音禪蟬音搏蟬音焦

張揖廣雅曰芊芊蛸虬螳螂也博焦漢冒焦螳螂也華嶠後漢書曰蔡邕在陳留其鄰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此至而酒酣焉客有彈琴於屏邕至門潛聽之曰嘻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曰蔡君向來至門而去主人遽自追而問其故邕具以告彈琴者曰飛而鼓絃見螳螂方向鳴蟬蟬將去未飛螳螂為之一前一却吾心聳然唯恐螳螂失之也此豈為殺心而形於聲者乎邕曰此足以當之矣

吳越春秋曰吳王夫差令於邦中曰寡人欲伐齊敢有諫者死太子友因諷諫以激於王以清且懷九挾彈從後園而來衣浹履濡吳王夫差怪而問之太子對曰臣遊後園聞秋蟬之鳴往而觀之秋蟬登高樹自以為安不知螳螂超枝緣條曳要舉刃欲哺其形非螳螂貪心務進志在有利不知黃雀盛綠茂林徘徊枝葉欲啄螳螂也

莊子曰莊周游於雕陵之樊觀一異鵠自南方來者執彈而宿留之宿留伺其便也觀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且搏之執草以自翳見得而忘其形異鵠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也真身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拾彈而反走

又曰螳螂怒臂以當車轍不知不勝任也是才之美者也



楊雄方言曰螳螂謂之髦或謂之丁或謂之蚌蚌郭璞曰

崑崙按爾雅丁應下屬方言依此失其旨許慎說文曰螳螂不過也一名螳螂一名斬父

郢鄆氏笑林曰楚人居貧讀淮南方得螳螂伺蟬自鄆葉可以隱形遂於樹下仰取葉螳螂執葉伺蟬以摘之葉落樹下樹下先有落葉不能復分別掃取數斗歸一一以葉自鄆問其妻曰汝見我不妻始時怕答言見經日乃厭倦不堪給云不見嘿然大喜賞葉入市對面收人物吏遂縛詣縣縣官受辭自說本末官大笑放而不治

夢書曰螳螂為亡人蔽匿草也夢見螳螂憂亡命者

范子計然曰螻蛄出三輔上價三百  
吳氏本草經曰桑蛸條蝮肌一名害焦一名致神農鹹無

毒

成公綏螳螂賦曰戢翼應時延頸嚮望推翳俟前翹翼高  
扞鳥伏蛇騰鷹擊隼放俯飛蟬而奮猛躍螻蛄而逞壯距  
車輪而軒翥固齊侯之所尚  
郭璞螳螂讚曰螳螂氣蟲揮斧奮臂當轍不迴勾踐是避  
勇士致斃勵之以義

春秋考異郵曰土勝水故螂蛆搏地宋均曰螂蛆生于土

爾雅曰藜蒺螂蛆郭璞曰似蝗大腹

張揖廣雅曰螂蛆吳公也吳公其大齊謂以餘類

莊子曰螂蛆甘帶司馬彪曰帶小地  
抱朴子曰南人入山皆以竹管盛活吳公吳公知有蛇之  
地便動作於管中如此則草中便有蛇也吳公見蛇能以



氣禁之蛇即死淮南子曰月照天下蝮於蟾蜍螭蛇游霧而殆于蝻蛆

月中蝦蟇也食月故曰食於蟾諸卿也蓋吳公也殆猶畏者也

沉瑩遠南越志曰綏定縣多吳公其大者能以氣吸蜥蜴

劉欣期交州記曰大吳公出徐聞縣界取其皮可以冠鼓

宋永初記亦同

沈懷臨海異物志曰晉安東南吳嶼山吳公千萬積聚或

云長丈餘者以作脯味似大蝦

嶺南異物志曰珠崖人每晴明見海中遠山羅列皆如翠

屏而東西不定悉吳公也

嶺表錄異曰蜈蚣南越志云大者其皮可以鞞鼓取其肉

曝為脯美於牛肉又云長數丈能噉牛俚人或遇之則鳴

鼓燃火炬以驅逐之

陶潛續搜神記曰曇遊道人清苦沙門也剡縣有一家事  
蠱人噉其食飲无不吐血死遊詣之主人下食遊依常呪  
願一雙吳公長尺餘便於拌中跳走遊快飲食安然无他  
王琰冥祥記曰沙門安法開者北人也嘗見吳公長三尺  
自屋墮地旋徊而去

葛洪遐觀賦曰吳公大者長百步頭如車箱可畏惡越人  
獵之屠裂取肉白如瓠稱金爭買以為羹炙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四十六







淮南子曰太陰在上蚯蚓結為陽候

抱朴子軍術曰蚯蚓見軍中尤多者軍罷又宜備反叛

慎子曰騰蛇遊霧飛龍乘雲雲罷霧除與蚯蚓同失所乘

故也

呂氏春秋曰黃帝時而見大蟻土氣勝故其色尚黃高誘曰蟻

淮南萬畢術曰苓皮蟻脂魚鼈白聚注曰取苓皮之漬水

斗半燒石如炭狀以淬蟻脂中已置苓皮水中七日已置

沼則魚鼈自聚矣

楊泉物理論曰檢身止欲莫過於蚓此志士所不及也

郭義恭廣志曰閩越江北山閒蠻夷啖蚯蚓脯為羞

崔豹古今注曰蚯蚓一名蜃蠃一名曲蟪善長吟於地中

江東謂為歌女或謂鳴砌

蜃蠃苑善二音

述異記曰劉德願兒子太宰從事中郎道存景和元年五

月忽有白蚓數十登其齋前砌上通身白色人所未嘗見

也蚓並張口吐舌大赤色其年八月與德願並誅

劉劭叔異苑曰益州王雙宋文帝元嘉初忽不欲見明常

取水沃地以菰蔣覆上眠息飲食悉入中云恒有女着青

裙白領巾來就其寢母聽闢薦下厯厯有聲發之見一青

色白領蚯蚓長二尺許云此女常以一奩香見遺氣甚清

芬奩乃螺殼香則菖蒲根于時或謂雙暫同阜蠡矣廣五

行記曰陳後主時隋軍至江蚯蚓盡出森然如植箭陳氏

水鄉蚯蚓土蟲象陳氏自稱土德盡出明傾其窟穴以曲

歸直是歲隋平陳

又曰隋煬帝大業中河南有婦人養姑不孝姑兩日暗婦

切蚯蚓為羹以食之姑惟其味竊藏一襪以示兒兒還見



欲送婦詣縣未及而雷震其婦俄而從空落身如故而易頭為白狗頭大藥中郭景純蚯蚓讚曰蚯蚓土精無心之蟲交不以分姪於阜蝨觸而感物無乃常雄自注吳氏本草經曰蚯蚓一名白頸螻蟻一名附引葛洪療喉卒腫方日用白頸蚯蚓十四枚搗以塗喉外立愈陶洪景集注本草經曰白頸蚯蚓一名土龍生蜚谷平土白頸者是其老大耳禮記內則曰蝸醢而芘食爾雅曰蚶贏螭蚶郭璞曰音移

張揖廣雅曰蠶贏蝸牛螭蚶也莊子曰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許慎說文曰蝸一曰螭蚶山海經曰清要之山北望河曲是多倮纍郭璞曰倮纍陶洪景集注本草經曰螭蚶味鹹寒無毒一名陵蠶一名土蝸一名附蝸生泰山池澤生陰地沙石垣下螭蚶入三十六禽限又曰是四種角之例營室之精矣

毛詩魚藻彼都人士曰彼君子女卷髮如蠶毛詩義疏曰蠶一名杜伯河內謂之蚊幽州謂之蠹左傳喜二臧文仲曰蠶蠶有毒而況國乎



又昭二日鄭人謗子產曰其父死於路已爲蠶尾

大戴禮曰神人國有蜂蠶不螫嬰兒

張揖廣雅曰杜伯蠹蠶蠹也

說文曰蠶毒蟲也

魏志曰彭城夫人夜之廁蠶螫其手呻呼無賴華佗令温湯近熱漬手其中卒可得寢但旁人數爲易湯令煖其日即愈

北史曰齊後主詔鑠南陽王綽赴行在所至而省之間在州何者最樂對曰多取蠹將咀漢看時極樂後主即夜索蠹一斗比曉得二三升置諸浴斛使人裸卧斛中號叫宛轉帝與綽臨觀喜喙不已謂綽曰如此樂事何不早馳驛奏聞綽由是大爲後主寵唐史曰劔南本無蠹嘗有人任主簿將之至今呼爲主簿

蟲

莊子曰老聃曰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隳四時之施其智憊音慘於蠶蠹之尾而猶自以爲聖人不可恥乎

唐景龍文館記曰上巳日上幸於渭濱宴侍臣其日賜侍臣等柳捲各一云帶之免蠶毒辟溫氣

千寶搜神記曰安陽城南有亭宿者輒死有書生入亭宿明掘得蠹大如琵琶尾長數尺亭遂安靜

葛洪方曰蠹中國屋中多江東即無也

稽含遇蠶賦序曰元康二年余中夜遇蠶客有戲余曰俗諺云過滿百爲蠶所螫斯言信哉雖內省不疚而逢此害喟然而歎遂作賦

蠶



焦贛易林震之蹇曰蟻封戶穴大雨將集

又復之萃曰蟬蟬戴怨不能上山却推跛蹶損傷其顏

韓詩外傳曰夫吞舟之魚大矣蕩而失水則為蟻所制

大戴禮曰十二月玄駒賁蟻也賁者走於地中也

周官曰饋食之豆蠶蜚醢蜚子也

禮記檀弓曰子張之喪公明儀為志焉褚幕丹質蟻結干

四隅鄭玄曰書褚之四角其文如蟻行往來相交

又內則曰蜚醢蜚子也

又學記曰蟻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蜚蟬也

復成其功乃

爾雅曰蚘蟬大螳俗呼為小者螳齊人呼螳音打直耕螳

赤蟬音飛螳翅有其子蜚曰蜚蟬後漢書曰鉅鹿張角賊起皆着黃巾為標幟時人謂之黃

巾亦名為蛾賊蛾音魚綺切即蟻字

張勃吳錄曰九真移風縣有赤絮膠人視土知有蟻因絮

發以木枝插其中則蟻緣而生漆堅凝如螳蝦子蟬蛸也

折漆以染絮其色正赤所作赤絮則此膠也

孟子曰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

莊子曰函牛之鼎沸蟻不得置一足焉喻聖主之法明

又曰東郭子問莊子曰道安在莊子曰道在螻蟻

又曰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則螻蟻能苦之

孫卿子曰不食者蟻不飲者蟬蟬音韓子曰桓公伐孤竹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

夏居山之陰蟻壤寸而有水乃掘遂得水

又曰千丈之堤以螻蟻之穴而潰

又曰以骨去蟻蟻愈多以肉驅蠅蠅愈至



呂氏春秋曰吞舟之魚陸處不勝螻蟻

淮南子曰千里之堤以螻蟻之穴漏而百尋之屋以突隙

之燦焚突竈突也

抱朴子曰雞有專栖之雄雉有擅澤之鶴音嬌蟻有兼弱之

智蜂有攻寡之計人相役御亦猶是耳

又曰周髀家云天圓如張蓋地方如碁局而旁轉如推磨

日左行月右行隨而左轉如推於磨蟻行磨石之上磨左

旋而蟻右去磨疾而蟻遲故不得不隨磨以左迴焉

又曰百尋之山焚於分寸之颺千丈之陂潰於一蟻之穴

符子曰東海有鼇焉冠蓬萊而浮游於磨海騰躍而上則

千雲之峯類邁於群岳沉沒而下則隱天之丘潛嶠於重

川有蜺蟻聞而悅之與羣蟻相要乎海畔欲觀鼇焉月餘

日鼇潛未出羣蟻將反遇長風激浪崇濤萬仞海水沸地

雷震群蟻曰此將鼇之作也數日風止雷默海中隱如岳

群蟻曰彼之冠山何異我之戴粒逍遙封壤之巔伏乎窟

穴也古全山海經曰朱蟻其狀如蟻郭璞曰在崑崙之墟

京房易妖占曰蟻無故當道若門戶城郭聚土水且傷人

揚雄方言曰蚍蜉齊魯之間謂蚍蜉音養西南梁益之間

謂之玄駒燕謂之蛾蚌楚郢以南蟻土謂之封

王充論衡曰人坐樓臺之上察地之螻蟻尚不見其體安

能聞其聲何則螻蟻之體細不若人形夫聲音孔氣不能

達也今天之崇高非直樓臺人體比於天非若螻蟻於人

也謂天聞人之言隨善惡為吉凶誤矣

揚子法言曰食如蟻衣如華不以泰乎

劉義慶世說曰殷仲堪父病虛悸聞牀下蟻動云是牛鬪



孝武不知殷父問有一躬病如此不仲堪流涕而起曰臣  
 進退惟谷  
 郭義恭廣志曰有飛蟻有木蟻古曰玄駒者也又有黑黃  
 大小數種之蟻  
 劉欣期交州記曰大和中人有至武嶺穴中有大蚘蟬甚  
 大  
 西京記曰長安化度廢寺內有疆壘石徑二尺餘孔穴通  
 連若欄椅樓臺之狀號曰蟻宮常云於中見蟻金色其大  
 若蜂動逾萬計乃掘及泉因得此石  
 張茂先博物志曰蟻知將雨  
 伏侯古今注曰漢光武建武元年山陽有小蟲類人形甚  
 衆明日皆懸樹枝而死乃大蟻也  
 崔豹古今注曰牛亭問曰蟻名玄駒何也答曰河內人無

何向見有人馬數千萬騎皆大如黍米旋動往來從朝至  
 暮家人以火燒殺之人皆是蚊蚋馬皆成大蟻故今人呼  
 蚊蚋曰黍民蟻曰玄駒  
 揚子法言曰吾見玄駒是也  
 揚孚異物志曰鯪鯉吐舌蟻附之因吞之又開鱗甲使蟻  
 入其中乃奮迅則舐取之  
 劉敬叔異苑曰相謙字敬祖太元中忽有人皆長寸餘悉  
 被鎧持槊乘具裝馬埒中出緣机登竈尋飲食之所或有  
 切肉輒來叢聚乃所能勝者以槊刺取徑入穴蔣山道士  
 朱應子令以沸湯澆所入處寂不復出因搖之有斛許大  
 蟻死在窟中謙後以門釁同滅  
 古今五行記曰後魏顯宗天安元年六月兗州有黑蟻與  
 赤蟻交鬪長六十步廣四寸赤蟻斷頭而死黑主北赤主



南時齊明帝殺少帝子業而自立大爲魏軍所破東魏孝  
靜帝武定四年鄴下有黃蟻與黑蟻鬪黃東魏戎衣色黑  
西魏戎衣色黃是時黃蟻盡死時高歡圍玉壁五旬不拔  
歡疾班師而薨黃蟻不入蟻窠小亦出四散之亦風情大  
嶺表錄異曰嶺南蟻類極多有席袋貯蟻子窠鬻於市者  
蟻窠如薄絮囊皆連帶枝葉蟻在其中和窠而賣有黃色  
大於常蟻而腳長者云南中甘子樹無蟻者實多蛙故人  
競買之以養甘子知邪  
又曰交廣溪澗閒酋長得收蟻卵淘擇令淨鹵以爲醬或  
云其味酷似肉醬非官客親友不可得也  
夢書曰蚍蜉爲小盜銜食行也夢見蚍蜉小盜衆也  
神光占曰行造酒家蟻聚中庭急去之以大數對令人  
應璩百一詩曰大魏承衰弊復欲密其羅蚍蜉猶見得何

云鱧與鰕狸狂旣已備歛復置黃沙

楚辭招魂曰南方赤蟻若象玄蟻若靈壺

應璩與曹昭伯牋曰空城寥廓所聞者悲風所見者烏雀  
昔陳司空爲邑宰所在園閑獨坐愁思幸賴遊蟻以娛其  
意以今況之知不虛矣

郭璞蚍蜉賦曰飾躬人之喪具在四隅而交結濟齊栢之  
窮師由山東之高垤感萌陽以潛步知將雨而封穴伊斯  
蟲之愚昧乃先讖而似哲

又蚍蜉讚曰蚍蜉瑣劣蟲之不才感陽而出應雨措臺物  
之無懷自然知來







